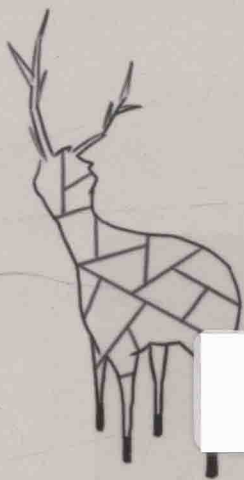


故事生灵

贾平凹
著



故事生灵

贾平凹 著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事生灵 / 贾平凹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354-9799-4

I. ①故… II. ①贾…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424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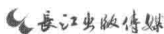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吴双 耿璟宗

责任校对: 武环静

责任印制: 张涛

创意策划: 耿璟宗

封面设计: 仙境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10-83670231)

http: //www.cjlap.com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 × 980毫米 1/32

印张: 21

版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00千字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010-83670231进行调换)

目录

307	274	228	195	189	182	172	151	142	106	074	050	034	022	010	002
倒河流	黑氏	天狗	远山野情	文物	制造声音	土炕	饺子馆	阿尔萨斯	龙卷风	瘪家沟	沙地	猎人	油月亮	库麦荣	任氏



☞ 狐仙

异物之情，
也有人道。

任氏

——〔唐〕沈既济撰 贾平凹改写

任氏是个女妖，与郑六在长安城里认识的。

郑六好酒色，但人丑陋，又贫困无家，托身于妻族，便终日跟从了妻表兄，叫韦釜的，喝三吆四，闲游瞎逛。一日，两人又约定去新昌里吃酒，走到宣平，郑六忽记起还有一桩别事，说要迟到一会儿，自个骑驴往南，在升平北门里遇着了任氏。任氏那天穿着白衣，款款在街上走，郑六猛地瞥见，一时惊艳，人驴都愣住不动了。想：天下还有这般美人！以为是在梦中，自己打自己脸，脸生疼，就哀叹自己贫而丑，只能守家中那个黄脸婆。恨恨骂道：美女人都叫狗×了！骂是骂了，却不忍掉过驴头，也忘了要办的事，策驴一会儿走到人家前边，一会儿又落在人家后边，欲要搭话，却又不敢。任氏并不作理会，裙长步碎，腰肢软闪，袄襟处掉下一条手帕。郑六急说：“哎，掉东西了！”任氏捡了手帕，拿眼看他，眼是会说话的，郑六胆就大了，说：“这么美的人儿，怎么步行呢？”任氏并不羞怯，却笑了说：“有驴的不让嘛！”郑六立即翻下驴背，说：“我这驴实在不配你骑的！你若肯，你坐了，我能跟在后边就高兴得很哩！”任氏说：“是吗？”郑六说：“是啊！”任氏也不扭捏，说：“那我真要坐了！”坐上去，郑六驴前驴后颠着跑。

郑六信着任氏走，一直走到城东乐游原，天色便黑下来，见着路旁有了一庭院落，虽土墙车门，里边室宇却华丽清洁。任氏就下了驴，说：“稍等

一会儿。”自个先走进去。门屏间有一女仆，过来问郑六名姓，郑六告诉了，也问女人名姓，方知姓任，排行二十，郑六说：哦，任二十娘！过了一会儿，被引入室去，室里早已有人列烛置膳，热情招呼吃喝。酒过三杯，任氏更衣出来陪伴，两人相互敬酒，酣饮极欢。郑六先是心意急迫，额头出汗，手却索索直抖，口里也语无伦次起来。暗自骂自己没彩，待稳住神气，借低头去捡掉下桌的筷子时，趁机将椅子往任氏身边挪近。见任氏并未退让，伸手过去捏了一下她的腿，慌忙缩回。任氏笑笑，倒端了酒杯又敬他，郑六已耳脸通红，接了酒杯，也接了女人身子，撮口就要吹灭灯盏。任氏说：“你啥不怕的，倒也怕灯？”郑六越发放肆，也不言语，抱了任氏在椅上解怀松带。任氏推拒，郑六已跪下说：“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美人儿……你救救我吧！”任氏看着郑六，擦了他口角涎水，扶起来，说：“这也是我命里所定……”郑六就抱起去了卧房。女人的妍姿美质，郑六从未见过，女人的歌笑态度，郑六从未经过，这一夜，郑六如狼如虎不能歇，如痴如醉又不敢信。

天明，任氏却催郑六早去，说是其兄在南衙任职，每日清晨要回来的。郑六不得已，又强支精神折腾了一番，还不忍走。任氏约了再会的日期，郑六方吻了女人从头到脚，又嗅了女人的衣衫鞋袜离去。

到了城门下，门还未开，城门外有家卖饼小店，店主正生火起炉，郑六一边坐于帘下等候城楼鼓响，一边与店主说话。

郑六说：“从这儿往东，那一大院落的是谁家呀？”

店主说：“哪里？那里一片荒地，没人家呀！”

郑六说：我刚才还经过那里，怎么能没有？”

店主一脸疑惑，突然说：“哦，我知道了，这里有一个狐狸精，常诱男人过夜的，已经有过几个遭了道儿，今日你也遇了？”

郑六登时羞赧，却说：“没。”但郑六终不肯信，天大亮后，偏返身回去看，果然只见土墙车门，里边却衰草败柳，是一片荒芜的园子。

灰塌塌回来，见了韦釜。韦釜指责郑六失约，郑六也不好实说，支支吾吾只是受着。想自己所遇美人原是妖狐，甚觉悔恨，发誓道：再不寻女人了，

美女人都是狐狸精！但一见到老婆，黄脸焦发，又唠叨不已，不去想任氏，又能想谁？夜里与老婆上床，老婆噗地吹灭灯，他就想到那日之夜，闭了眼，幻想身下老婆是了任氏，老婆说：“你现在刚强哩！”郑六也不作答，事毕翻滚一边，眼睁睁看直到天亮。

每日清晨焚香，希望当天能见上任氏一面，但就是见不上。也去了那土墙车门处张望几回，仍无踪影。几乎心已经灰了，这日去西市买衣服，人多如蚁，正在人窝挤看，偶一回头，却见任氏在前边，急声呼叫。任氏才与一衣铺伙计论价，听到呼声，并未回头，竟裹入稠人之中就走。郑六哪里肯放过，掀倒了一排人，连呼带追，任氏是站住了，却背向，又以扇遮面，说：“你什么都知道了，还来寻我干什么？”郑六说：“知道是知道，但我不管！”任氏说：“你不管，我却羞愧了，你走吧。”郑六说：“我不走，我要看你哩！”任氏一时哽住，但仍不转身，也不扯扇。郑六转到她的正面，她又背过身去，如此周旋，郑六说：“我想你都要想死了，你就忍心抛弃我？”任氏说：“我哪里敢抛弃你的，只怕你见了要恶心我……”郑六心下一怔：莫非她脸面毁了？猛地扳过任氏身子，拨开扇面，任氏美艳如初，顿时情不能禁，下身有热东西滑出。任氏说：“我是妖人……你自己看不出来，也怪不上我。”两人重归于好，出了西市，郑六见四下无人就搂抱了任氏，要求在一棵树背后寻欢。任氏拒不，却说：“像我这样的，被人所恶，我也明白人恶的并不为别的，就害怕伤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野外慌慌张张的，能有什么乐趣，你若觉得我并不会害人，又要长久乐趣，你得有个住处，我愿一生侍奉你。”郑六欢天喜地。但郑六无家，与任氏往哪儿住呢？任氏说：“你往东，看见巷口有一高树的，那里有一处幽静房子，可以租住。前些日子，与你分手乘白马而东去的是不是你妻的表兄？”郑六说：“是的，你什么都知道？”任氏说：“他家生活用具多，可以借一些用嘛。”

郑六寻到有高树的巷子，果然有一处房子可税，就去借用韦釜的家具。韦釜说：“你做什么用？”郑六说：“最近弄到一美女，已租了房，缺些日

用家具。”韦崧笑了，说：“郑六呀，瞧你这模样能弄到什么美女？！”借给了帷帐榻席之具，却让家仆跟着去看看丑八怪。

家仆去了，不一会就气喘吁吁跑回来。韦崧问：“有没有女人？”又问：“是个什么恶心样？”家仆说：“这事日怪了，他竟能弄到那么样个大美人儿！”韦崧姻族广茂，又一贯风流，什么好女人没见过，当下就问有没有某某美？家仆说：“不是一个档次！”韦崧又问有没有某某美？家仆说：“不是一个档次！”如此比过四五个，都是韦崧见的绝色，家仆都说“不是一个档次！”韦崧说：“难道有吴王六女之美？！”吴王之六女是韦崧的内妹，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家仆说：“吴王六女美不过她！”韦崧惊讶不已，遂洗了澡，换上新衣，要亲自去眼见为实。

韦崧去时，郑六恰好不在家，一仆正在扫庭院，一妇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鲜艳异常。韦崧问仆：那位可是郑六的新人？仆人说：“她哪里是？！”韦崧暗自叫道：这女人够美了，难道还有什么美人？就走进屋去周视。忽见有穿红衣者立于窗下，急近去，任氏已藏于窗扇之间，不得其面，只见其脚，精巧绝伦，便过去一把拉出光亮处来瞧，一时惊得目瞪口呆。韦崧是风流坯子，更是豪爽男人，见未能见到之美，爱之发狂，一下将任氏拥入怀中，口舌乱吻，手探入胸。任氏不从，百般挣扎，无奈韦崧力大，任氏被箍得不能动，就说：“我就是服你，你也不能这样呀！”韦崧说：“那好。”但不用力，任氏却逃脱就跑。韦崧又追上搂紧，伸出舌来，任氏闭口不接，头扭转如轴，说：“你松开我，我依你。”松开又挣脱欲逃，衣带都撕断了。如此四回五回，韦崧就使了全身力气，终将任氏压上床去。任氏力气耗尽，汗湿了衣服，就不再抗拒，而神色突然大变。韦崧说：“我经过多少美人，倒没有你这样，我这么爱你，你就偏偏讨厌我吗？”任氏哽然长吁，说：“郑六可怜哪！”韦崧说：“他可怜什么？”任氏说：“郑六枉是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韦崧说：“难道我不如郑六吗？”任氏说：“你当然比他好。可你是富贵人家，人又英俊，什么美人没见过，而郑六穷贱，样子又丑，他见过的女人能满意的却唯独有我。你怎么以有余之心夺人之

不足呢？如果你觉得他穷贱不能自立，穿你的衣，吃你的饭，为你所用，他的女人也应该给你的话，你要我干什么我便给你干什么！”韦崧听了，咽下口液，登时冷静，放脱了任氏。任氏偏也不逃，侧卧床头，韦崧就整理了自个衣衫，鞠躬而说：“我不敢了。”唤仆人取水洗脸，一派严正。

从此，三人归好，往来频繁，韦崧没有将强迫任氏的事告诉郑六，任氏也未说过韦崧坏话。三人相处日久，韦崧最为活跃风趣，对任氏百般殷勤，更口无禁忌，但再不有别想。任氏当然知道韦崧爱她，也从心里爱这男人，就说：“你这么对我好，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你！我有什么能耐，女人家就是个身子，但我想过了，我就是以身许你，一是我这陋质不足以回报厚意，二是你又不能负了郑六，欢悦难以惬意。如果你肯，我一定要给你物色一个好的女儿家！”韦崧自然是肯，当下作揖称谢。

有一鬻衣之妇叫张十五娘的，肌体凝洁，韦崧一直暗恋她。就问任氏认识不认识。任氏说：“那是我表妹，我可以给你们撮合。”一月后，韦崧心想事成。但数月，又生了厌意。任氏说：“绝好的女子一般不在市面上抛头露面，市人易找，但易得到的又难长久，我愿再给你慢慢找更好的吧。”韦崧说：“昨日我去千福寺，刁将军张乐于殿堂，而其中有个吹笙的女子，年纪二八，双环垂耳，好得很，不知你认识不？”任氏说：“她呀，那是我内妹的女儿哩。”韦崧就求任氏，任氏一指头戳他额头，说：“你呀你……”日后还是去了刁家。

刁家的女儿恰好染疾，看过了多少郎中，医药无效，又请了巫婆在家禳治。自任氏去后，韦崧三日五日就来问情况，任氏只是劝告别急，直到一月，韦崧又问，就让韦崧出双缣行赂。韦崧极快送来了双缣，任氏便将双缣赂于巫，一番密议，巫婆对刁将军说女儿病要得好得换居住，最好为东边，若巷前有高树，其中房子幽静则更好。刁家人查访了正好是任氏处，刁将军就亲自来求任氏，任氏却托辞屋窄狭，有些不愿。刁将军夫妇连来求过三次，任氏方才应允。那女儿过来后，果然病情好转，任氏就引韦崧来通之，竟经月乃孕。其母害怕，遂领女儿回去，也怨怪

任氏经管不严，再与任氏不复往来。韦崧过意不去，往后任氏和郑六的一切生活费用就全包了。郑六也怪过任氏，不该老是拉牵自己的亲戚，弄到孤家寡人地步。任氏说：“我也知道这毕竟不好，但韦公子是何等人物，他要弄谁必会弄到手的，我只是报答他，使他得获顺利些罢了。况且，你也知道，我是妖人，我的亲戚都是妖人，这也无妨。”谁知郑六自此见着美人就作想是妖人，甚至提出让任氏也给他拉牵，任氏怒而责之：“你们作男人的这般德行？天下的美色并不都是妖人，妖人即使异物，异物之情也有人道，你哪里能识得出，又哪里能糅变化之理？”说得郑六满脸羞愧，再不敢有非分之念。

但郑六毕竟贫困，每日在家恨富人，恨自己，见了富人又热羡巴结。任氏说：“你能不能借到五六千钱？若能借到，我可以为你谋利。”郑六就借钱六千。任氏看他去市上，但凡见到马股上有疵者便买。郑六果然买了，很遭妻昆弟一顿笑话。过几日，任氏又看郑六去卖马，言说可得三万钱。郑六牵马去市，又果然有人愿出二万钱买。郑六不卖，至市尽，牵马返回。买者纠缠而随，已增价二万五千，郑六仍是“不给三万不卖”。昆弟得知聚而奚落，郑六才将马卖出。也觉奇怪，问买者为什么须要买这匹马？买者说，昭应县的御马疵股，死了三年了，但管养马的官吏并未及时除籍，官征其估，计钱六万，而以一半数再买，就能获半数以上利。何况有马以充数，三年的养马费用又能私得，所以才这么一定要买的。郑六深感任氏精明，以卖马钱买了许多新鲜服饰给任氏。任氏有了新衣，愈发美艳，每着一次，郑六就要求叙欢，任氏接受了，不免也说：“你给我买衣，其实全是为了你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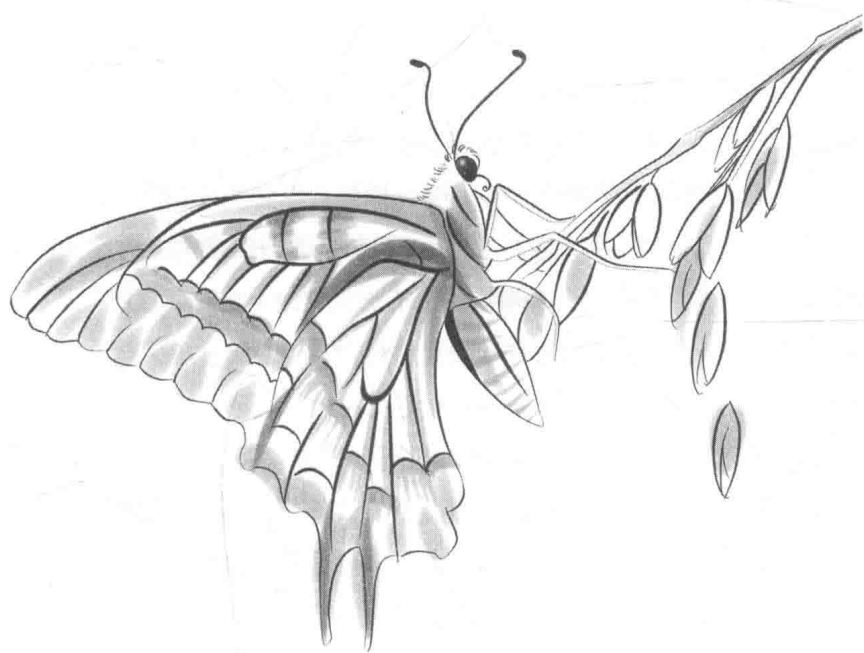
一年后，郑六经韦崧推荐，被授槐里府果毅尉。平日郑六与任氏昼游于外，但因有妻室而夜寝于内，恨不得专其夕，故将官上任，便要任氏同他一块去。任氏顺从惯了，这回却不愿，说：那么长的路程，人困马乏，同行也不见得有什么乐处，你留些粮钱，我过些日子一定再去。郑六不行，再三恳求，又请韦崧劝说，任氏作难良久，方说：“有巫者对我说，今年我不宜西行。”郑六就对韦崧说：“这么明智的人却听巫者说！”还是恳请。任氏说：“就

是不信巫，我这一去死了，有什么好处？”郑六和韦釜说：“哪有这事？！”任氏只好同郑六上路。韦釜特意借她一马，又送到临皋，挥袂别去。

出城往西到马嵬，任氏乘马在前，郑六骑驴在后，女仆又在后，正行走着，草丛中忽有苍犬汪地扑出，郑六还未定神，便见任氏歘然坠地，竟变一狐向南急奔，而犬穷追不舍。郑六知任氏是妖人，但眼见幻变成狐，仍是惊魂丧魄，掉下驴背。爬起来见狐虽快，苍犬更快，危在旦夕，遂撵赶叫呼，而犬仍是不止。一直追出二里远，撵是撵上了，但狐已被犬咬死，雪样洁白的美狐，脖子断而连皮，血殷殷染红一片草地。郑六痛哭不已，双手掘坑将狐埋了，返回见马仍在路边吃草，衣服还在鞍上，履袜还在镫内，如蝉蜕一般，唯首饰在地。女仆也不知去向。

又一月后，郑六从槐里府回长安城。韦釜迎见，问任氏还好吧。郑六潸然泪下，说：“死了。”韦釜当下哭出声来，问患什么疾病死的？郑六说：“为犬所害。”韦釜说：“犬就是再厉害，怎么能害人？！”郑六说：“她不是人。”韦釜惊道：“不是人？是啥？！”郑六叙说本末，韦釜叹息不能已，第二日，特意同郑六往马嵬，发掘坟丘看之，又是长哭一场，说：“她是妖人，咱们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懂其情性，要说是苍犬害她，其实是你我之人害了她啊！”

此后，二人视万物有灵有性有情，再不敢妄动。



☞ 蝴蝶

它的翅膀和万物连接，
摧毁所有平庸，飞在高处。

库麦荣

库麦荣给我讲她的故事。天近黄昏，一朵云像白棉花一样就挂在瞭望林火的木架上，成群的蝴蝶飞来，在每一棵草上闪动如花。还有猫、狗、三十二只鸡和一窝兔子，都热闹了土场子。屋门口的那棵痒痒树于无风中摇，是黑压压的蚁队上下爬移，时不时团结成一疙瘩便掉下来。“它们都是我剪的，”库麦荣说，“我上子午岭的时候，拉泡屎都不会来个苍蝇。我用纸剪了它们。”

在陕西西北角的山区，曾经出现过许多民间剪纸艺人，库麦荣是最著名的。每个人都是为着某一种事业降生在了世上，这我已深信不疑，比如李昌镐对于围棋，奥本海默对于原子弹，罗纳尔多对于足球。但是，为剪纸而生的库麦荣，只知道她就是喜欢剪纸外，剪纸对于社会和她本人有何等意义却浑然不晓，甚至有些痴呆；她不肯离开子午岭，诚然当初是被丈夫强迫来的，子午岭上的树现在已蔚然成林，丈夫又成了植物性瘫痪，而且岭下的镇子里住着前来购买她作品的省城人。

“我等着那一只狼再来哩。”她固执地说。

天渐渐地黑下来，子午岭上的夜像渲染的墨，林子和岭和天很快成了一个颜色。我们也被埋在黑里，没有了腿和胳膊，只有火塘里火若即若离地跳跃着红焰，使她的脸上不见皱纹和雀斑，白得像一只空静的瓷盘。

“你见过狼没？”库麦荣顺手从篱笆里长得扑撒过来的绿蓖麻上摘下一

片叶子，黑暗里剪着，说她剪的是那只狼，然后递给我让用手摸。“我等着那只狼再来哩。”

子午岭上确实是有一只狼的，库麦荣上山后的第一个冬天她就发现了。这件事她首先告诉给王顺山，过后我才知道也就是我同王顺山在镇上纸店里闲聊的那天下午。我和王顺山闲聊着，提到了库麦荣。王顺山说库麦荣其实和丈夫生活得很糟，丈夫一直不愿意她剪纸，因为一个农妇的职责就是劳动着扒拉着粮食和伺候丈夫的白天和晚上，但库麦荣就是爱剪纸，整晌出去给镇上剪婚礼上的喜纸或窗花，回到家里又常常剪这样剪那样以致把锅里蒸着的馍蒸成了黑炭。丈夫承包管理了子午岭的山林，最后把家也搬上山去，为的是绝断她剪纸的兴趣。而库麦荣仍是爱剪纸，上山了总还是十天八天里来镇上买彩纸。“这女人是不可理喻的。”穿着丝绸褂子的王顺山摇着头，他的眼里有一种异样的光，“我那时傻，并没有想到另外的意义上去。”

那天，吃过早饭丈夫的脾气就不好，库麦荣不明白他又怎么啦，想了想，是丈夫没有吃好。男人家没有安顿好胃便要发火，尤其肚里似乎有个掏食虫的丈夫。库麦荣说：早起没给你磨豆浆也不至于就要饿死呀？丈夫说：你头明搭早就剪纸给你剪丧衣呢还是剪冥钱呢？两人就吵起来。丈夫口笨，吵不过，提了拳头便打，最后是用簸箕盖住她的身子拿树条子抽。这是山区人驱邪的方法，中邪的人在簸箕下会变了声调，是一个熟悉的死人生前的声音或发出怪异的兽叫，验证着亡魂或野物如狐狸的精灵的附体，在鞭打之中就求饶而离去。但是，丈夫的树条子已经抽断成一截一截，问：你是谁？库麦荣依然说：你老婆。再问还剪纸不，回答还剪。丈夫扔下树条子，流了眼泪，呼号着我这是前世造了孽了，去沟梁查看林子。库麦荣却号啕大哭起来，她想死去，就走出来到一个崖畔，崖畔上有一块突出的平石，可以跳下去，穿过那一层层云尸体就掉到深涧里。但是，石头上坐着一只狼。库麦荣先是吓了一跳，从来没听说子午岭上还有狼呀，随即就镇静了，想，反正要跳崖的，让狼吃了也罢。狼却没有吃她的意思，拿眼睛看着她，好像还有些羞涩和畏惧。

“喂，”库麦荣说，“你不吃我？那你就离开这里呀！”

狼坐着纹丝不动，似乎那块石头属于它的。这时候她听见了断断续续飘过来的歌声，扭头看到从山下像绳一样甩上来的小路上有人爬着，是王顺山，竹篓里装着一卷大红色的纸。库麦荣怔了一会儿，就转身回去了。

王顺山是在草棚里待了一个下午，女人的腮上一直泛着红。她重新洗了脸，用油抹头梳得光光溜溜了，催促着王顺山赶快离开，王顺山却不。“你背了鼓寻槌呀？”王顺山说，我要见他，库麦荣觉得王顺山还真像个人物，但她知道一场恶斗就要在山上发生了。库麦荣没有想到的是两个男人平安无事，而且待在一起叽叽咕咕，最后是丈夫吆喝着炒腊肉，王顺山从竹篓里取出瓶酒两人在土场上划了拳喝。

从此，丈夫再没有反对过库麦荣剪纸，并且他把她剪出的花鸟鱼虫飞禽走兽山水人物都保存起来。库麦荣奇怪丈夫怎么变得这么好了，问那天王顺山对他说了些什么，丈夫不告诉她。库麦荣也就不告诉了她和王顺山的事以及子午岭上还有着一只狼。

在很长很长的日子里，我看见过王顺山背着竹篓上了子午岭，也数次瞧见过库麦荣下山来到镇上。女人长腿软腰，坐在纸店的条凳上为一群人表演剪纸。精明的王顺山从县城贩来了学生用的作业本，糊窗户的麻纸，祭奠的烧纸，再就是花花绿绿剪窗花和纸扎的彩纸，任着库麦荣来剪，还能说话，说着让库麦荣心痒痒的话。库麦荣欢得像风中的旗子，红着脸一边骂起他，一边剪，图案越剪越复杂，竟剪出了宽四尺长丈二的一幅四月八日山神庙庙会图。

我就是在那一日认识了库麦荣，我喜欢上了这女人。那一张小小的脸长满了雀斑并不好看，但她的眼睛细长而幽幽放光，使你真的有遇上狐狸精的感觉。因为在纸店里剪纸时间过长，库麦荣嫌天黑赶不及子午岭，我邀请她到我家去睡，她便同意了。但当我们刚刚在我家坐定，库麦荣却又决定要回山上去。我说是不是在外边过夜丈夫该打你呀？她说不会的，那老东西——她比丈夫小十岁，她一直这么称呼他——好久没打她了，现在就是不如以前

节俭，好个吃喝，常常下山就背回整捆整捆的瓶酒，然后嚷道口寡，要她给他炒腊肉吃。人嘴是越吃越馋的，后来就在树根下挖蝉的幼虫吃，炒蚕蛹吃，也捉了麻雀和松鼠烧着吃。“你瞧他怎么喝蛇血的，逮住蛇一刀剁了头，就握着蛇在嘴里吸，蛇尾啪啪地抽打着他的脸，他还是吸。”她说，“我真放心不下我那群鸡和兔的。”

我陪库麦荣在鸡上了架的时分赶到子午岭，护林员独自喝着酒已经醉了，他完全不顾及着我在场，红着眼斥责着库麦荣疯到哪里去了，说他中午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库麦荣赶紧添水烧火，那醉汉就一头伸进鸡棚里去，一抓抓一把鸡屎，气恼起来拿磨棍捅得鸡群炸窝。库麦荣说鸡睡觉了你泼烦不泼烦？醉汉说那个冒疙瘩母鸡呢，你得给我杀了它！库麦荣就压灭了灶火，出来护鸡，两人便吵起来。醉汉口拙，气换得不快，挥了拳头来打，库麦荣拿了剪纸的剪刀，说：你过来，我不扎死你我就扎死我。这时候我看到了奇异的场面，鸡棚里所有的鸡，还有兔圈里的兔，猫和狗都跑过来护在库麦荣的身边，叫唤一片。

那天晚上，护林员就趴在屋门口醉了一夜。我和库麦荣坐在土炕上说了一阵话，我困得睡下了，天明睁开眼，库麦荣还在灯下剪纸。她是剪了一整夜的纸，全剪的是花鸟走兽，摆得满炕都是。我佩服这女人有这么好的心态，就琢磨她要么太有心劲，要么就是神经不对，有艺术天才的人往往神经有问题。我悄声问醉汉醒了没有，她说醒啦，嘟哝着吃不上家鸡肉他吃野鸡肉呀，背了枪到后沟去了。

但是，当我和库麦荣把那一批剪纸全摆在屋外的阳光下欣赏的时候，护林员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提着枪，双手空空。丈夫的一只眼是生来斜着，天上飞来的野鸡，地上跑过的黄羊和果子狸，他瞄得准准的，一声枪响，它们却带着毛跑得无踪无影。他歪过头来看到了新剪的纸，竟说了一句：剪得好。库麦荣没有理他，我见库麦荣没有理他，我也没有理他。

这批剪纸，却由此导致了库麦荣的人生变化，也使我现在再一次来到子午岭。她的丈夫已经是植物一样人事不省地躺在床上，而她的脸上布满了紫